



十四岁的烦恼

艾德里安的秘密日记

SHISISUI DE FANNAO



QINGNIAN YICHI

青年译丛

十四岁的烦恼

——艾德里安的秘密日记

〔英〕休·汤森 著

姬少军 许传凤 译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SUE TOWNSEND
THE SECRET DIARY OF ADRIAN MOLE AGED 13 $\frac{3}{4}$

根据 Methuen London Ltd 1983 年版译出

责任编辑 曹香秋
封面装帧 杨德鸿

十四岁的烦恼
——艾德里安的秘密日记
〔英〕休·汤森 著
姬少军 许传凤 译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(上海绍兴路 54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市第七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8.25 插页 2 字数 144,000
1989 年 10 月第 1 版 198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3,000

ISBN 7—208—00651—2/G·97

定价 4.05 元

“保罗心绪纷乱地走着……他还是随便地与母亲闲聊。他永远也不会向她吐露这些事情给他带来的痛苦，而她仅是有所猜测而已。”

D·H·劳伦斯：《儿子与情人》

星期四 元月一日

英格兰、爱尔兰、苏格兰及威尔士公假日

以下是我的新年决心：

1. 我一定扶助盲人过街。
2. 我一定将裤子穿后挂好。
3. 我一定将唱片套套回唱片上。
4. 我一定不学抽烟。
5. 我一定不再碾挤粉刺。
6. 我一定善待家里的狗。
7. 我一定帮助贫困和无知者。
8. 昨夜听到楼下令人作呕的声音后，我还发誓永不喝酒。

我爸在昨晚的晚会上用樱桃白兰地把家里的狗灌醉了。假如皇家制止虐待动物协会得知此事，他可就要倒霉了。圣诞节已过了八天，可我妈还没围

上我在圣诞节给她特意买的绿色卢莱克斯围裙！明年我将送她洗澡用的香料块。

真晦气，新年头一天下巴上就长出颗粉刺！

星期五 元月二日

苏格兰公假日 满月

我今天感到很难受。这全怪我妈，凌晨两点她在楼梯顶口高唱《我的路》这支歌。有这样一位当妈的真够我受的。我父母都可能变成酒鬼。明年我兴许会进儿童收容所。

家里的狗报复了我爸。它跃起打翻了他的船模，然后脚缠船模的帆缆跑进花园。我爸一个劲儿地说着：“三个月的心血全完了”，翻来覆去没完。

下巴上的粉刺越发大了。这全怪我妈，一点不懂维生素的作用。

星期六 元月三日

我缺少睡眠，非疯了不可！家里的狗被我爸禁阻屋外，在我的窗外汪汪叫了整整一夜。瞧我这运气！我爸还朝狗大骂了一声。如不小心的话，他会被警察以污言秽语之名抓起来的。

我觉得粉刺灌脓了。偏偏它又长在谁都可以瞧

见的地方，真晦气。我对我妈明说了我今天一点维生素 C 没吃，她说得倒好：“去买个橙子吧”。她老是这样。

她仍没围上那条卢莱克斯围裙。

返校上课我才高兴呢。

星期日 元月四日

圣诞节后第二^①

我爸患上了流感。看看我们的膳食，我毫不奇怪。我妈冒雨出门给他买回一听维生素 C 饮料，可正如我对她讲的那样，“现在为时已晚”。我们没得坏血病，真是奇迹。我妈说她看不出我下巴上有什么东西，可这是因为膳食太差，她有负疚感。

我妈没关大门，家里的狗跑掉了。我弄断了立体声唱机上的唱头臂。眼下还没人知道。来点儿运气的话，我爸会病上好长一段时间。除我之外，就他使用音响。围裙依然无影。

① 该句为日历上的简略表达法，意为“圣诞节后第二个星期日”。在许多其他宗教节日前后，一些星期日也按同样方式示明，以告诉人们新的一周开始。小主人公虽抄下此句，但实际上未解其意，这在后面的一篇日记里有所体现。为反映这一事实，故将此类句子照直译出，不加补充。——译者注

星期一 元月五日

家里的狗还没回来。没它倒清静。我妈打电话给警察，将狗描绘了一番。她说的听起来比实际情况要惨：什么狗的两眼上散披着长发啦，等等。我倒认为警察有比找狗更好的事情可做，比方说去抓杀人凶犯。这想法我对妈讲了，但她还是执意打了电话。要是警察找狗时她被暗杀，那才活该。

我爸仍在床上闲混时光。照理说他是病人，可我发现他还在抽烟！

奈杰尔今天来家里玩。圣诞节期间的度假使他脸色黑里透红。我想，他陡然回到寒冷的英格兰会马上生病的。奈杰尔的父母不该带他去国外。

他依然一颗粉刺未长。

星期二 元月六日

主显节 新月

家里的狗惹麻烦了！

它把一位查表人从自行车上撞了下来，所有的卡片四散五乱。依我看，这样一来我们都得进法院。一位警察说我们必须将狗看管好，又问狗跛了有多长时间。我妈告诉他狗不是跛腿，说着查看了一下。

狗的左前爪里夹着个小小的海盗模型。

我妈取出小海盗后，狗十分欢喜，它一跃而起，将沾满泥垢的前爪搭在警察的制服上。我妈从厨房里拿出一块抹布，可上面有我擦拭餐刀留下的草莓酱，经它一擦，警服越发肮脏。随后警察走了。我敢肯定他骂了人。为此我可以告他一状。

我要在我的新词典里查查 Epiphany (主显节——译者注)这个词。

星期三 元月七日

今天上午奈杰尔骑着他崭新的自行车来玩。车上配有水壶、里程表、时速表、黄色的座垫和纤细的赛车型轮圈。这车他骑可真糟蹋了，因为他只是来去商店时骑用。要是我有这么一辆车，我会骑着它走遍全国，长一番见识。

我的粉刺或者说脓包已经亮顶了。它肯定不能再长大了！

我在词典里找到一个能贴切地形容我爸的单词：装病偷懒的人(malingerer)。他仍在床上猛灌维生素 C 饮料。

狗被关进了煤棚。

原来主显节就是与三位智人有关，真没劲！

星期四 元月八日

现在我妈也染上了流感。这意味着我得同时服侍他们两位。瞧我这运气！

整整一天我在楼梯上跑上颠下。晚上我给他们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：两个水煮荷包蛋加烘烤软豆，还有听装的粗面粉布丁。（幸亏我围着那条绿色的卢莱克斯围裙，因为荷包蛋从平底锅里滑出来，溅了我一身。）见他俩晚餐丁点儿未动，我真想数落两句。他们不至于病得那么厉害。后来我把晚餐喂了煤棚里的狗。我奶奶明天上午要来，所以我还得将烧糊的平底锅擦拭干净。在这之后我牵狗出去遛了一圈。待我上床，已是十一点半了。难怪与年龄相比我的个子偏矮。

我已经决定不以从事医务为生。

星期五 元月九日

昨夜咳嗽声通宵未断。不是这位咳，就是那位咳。你以为我劳累一天，他们就会有所体谅了。

我奶奶来了。她一见家里的乱样子就烦心。我带她看了我的房间，我的房间总是干净、整洁，她因此送给我五十便士。我让她看了垃圾箱里的那些空饮料瓶，她直想作呕。

我奶奶将狗放出煤棚。她说我妈把狗锁起来太残忍。那狗站在厨房的地板上，病怏怏的。奶奶只好又将它锁了起来。

她替我碾挤下巴上的粉刺。一挤反而更糟。我对奶奶讲了绿围裙的事儿，奶奶说，她每年圣诞节都给我妈买一件百分之百丙纶的羊毛衫，但我妈从未穿过一件！

星期六 元月十日

上午 眼下狗又病了！它老是病怏怏的，只好请兽医来看。我爸叫我别告诉兽医狗在煤棚里关了两天。

我在粉刺上贴了张橡皮膏，以防止狗身上的细菌侵入。

兽医将狗带走了。他说他认为狗有梗阻症，需要紧急手术。

我奶奶和我妈吵了一场后，回家去了。奶奶发现，她每次圣诞节送的羊毛衫都被剪碎裹在擦拭灰尘的碎布的包里。在许多人仍在忍饥挨饿之时这样做真可恶。

邻居的卢卡斯先生过来看望仍卧病在床的我爸和我妈。他带给我妈一张“祝您康复”卡和一束花。我妈身着睡衣从床上坐起身，胸脯露出一大片。她用一种恶心人的声音与卢卡斯交谈。我爸假装睡着

了。

奈杰尔带了些唱片来听。他迷上了庞克摇滚乐。^①可我认为,要是听不出歌词,那有何听头。不管怎么讲,我觉得我正在变成一位思虑型人士。这一定是由于众多的烦恼所致。

下午 我去看了看狗的情况。手术已经做了。兽医给我看了一个塑料袋,里面尽是一些恶心人的东西:一小块儿煤、圣诞蛋糕上的小冷杉树,以及我爸船模上的那些海盗模型。其中一个海盗挥舞着一把短剑,它一定把狗戳得很疼。狗看上去好多了,两天后可以回家。我们又有罪受了。

我回到家时,我爸正为垃圾箱里的空瓶子和我奶奶在电话里吵着。

卢卡斯先生在楼上和我妈谈着话。他走后,我爸上楼与我妈吵了一通,她哭了起来。我爸的心情不好。这意味着他的病好多了。没让我妈开口我就给她沏了杯茶。这一来她又哭了起来。一些人的欢心就是难讨!

粉刺依然未消。

① 七十年代后西方青少年发展起来的一种摇滚音乐,追求刺激和喧闹的音响效果,表现反传统的情绪。

星期日 元月十一日

主显节后第一

我这才真的知道自己是位思虑型人士。昨晚我在电视上见到了马尔科姆·马格里奇，^①几乎每个词我都听懂了。原因明摆着：不和睦的家庭、差劲的膳食、讨厌的庞克摇滚乐。我打算加入图书馆，看看有何起色。

遗憾的是附近没住着别的思虑型人士。虽然卢卡斯先生总是身穿灯芯绒裤子，可他在保险公司做事。唉，运气真糟。

主显节后第一什么？

星期一 元月十二日

家里的狗回来了。它老是舔那缝针处，我吃饭时只好背朝它坐着。

我妈早晨起来给狗做了个睡觉的窝，用到它伤好为止。窝是用一个纸板箱改做的，里面原来装的是成袋的洗衣粉。我爸说，狗睡在里面打起喷嚏来就会绷开伤口的缝线，叫兽医再把伤口缝上，他会收

^① 英国广播公司的文学节目主持人。

费更高。为这纸箱他们争执起来，随后我爸又扯起卢卡斯先生。卢卡斯先生与狗窝有什么关系对我来说仍是个不解之谜。

星期二 元月十三日

我爸开始上班了。感谢上帝！我真不知道我妈是怎么跟他过过来的。

卢卡斯先生上午过来看我妈在家里有何事情需要帮忙。他这人真好。卢卡斯夫人正在隔壁擦着屋外的窗户，那梯子看上去不很安全。我已经写信给马尔科姆·马格里奇（由英国广播公司转交），向他询问一个人成了思虑型人士该怎么办。我希望他很快回信，这里思虑型人士仅我一人，我好生烦心。我作了一首诗，只用了两分钟。即使著名的诗人也会花上更长的时间。这首诗名叫《水龙头》。实际上它并不是真写一个水龙头。诗的意义深远，是关于生活或类似的主题。

水龙头 艾德里安·莫尔作

水龙头滴滴答答，我难以入睡，

早晨将出现一泓积水。

龙头缺了垫圈，地毯会被浸烂，

换条新的我爸又得苦干。

干活之时他或许死掉，

爸爸，装上垫圈，别当傻冒！

我给我妈看了这首诗，她却笑了起来。她不很聪明。我上体育课穿的短裤她还没洗出来，而明天就开学了。她可不象电视上的那些母亲。

星期三 元月十四日

入了图书馆。借了《皮肤保养》、《物种起源》和由一位妇女写的一本书。这本书我妈总是谈个没完，书名叫《傲慢与偏见》，写书的妇女叫简·奥斯汀。看得出，我给那位图书管理员的印象颇深。她或许和我一样，也是思虑型人士。她没朝我的粉刺看，这么说它也许变小了。正是时候！

卢卡斯先生在厨房里和我妈一起喝咖啡。房里烟雾弥漫，他们正在说笑。我一走进厨房，他们便戛然而止。

卢卡斯夫人正在隔壁疏通排水沟。看上去她似乎心绪不佳。我想卢卡斯夫妇的婚姻一定不美满。可怜的卢卡斯先生！

学校里没有一位老师注意到我是一位思虑型人士。我扬名之时他们一定会后悔的。班里添了个女生。地理课时她坐在我旁边。人还不错。她的名字叫潘多拉，可她喜欢人家叫她“盒子”。别问我这是为什么。我也许会爱上她。我也该恋爱了，毕竟是 $13\frac{3}{4}$ 岁的人了。

星期四 元月十五日

潘多拉长着糖浆色的头发，长长的，正是女孩子的头发理应长成的那样。她身段也很优美。我看见她打无栏板篮球，胸部晃晃荡荡。我感到有点儿异样。我想这就是那种感觉！

狗的刀口拆了线。它把兽医给咬了。我想他一定习以为常了。（我指的是兽医，我知道狗是习惯咬人的。）

我爸发现立体声唱机上的唱头臂断了。我撒了个谎，说是狗跳起碰断的。我爸说等狗的刀口全好了他再狠踢它。我希望这话只是说着玩的。

放学回到家我见卢卡斯先生又在厨房里。我妈现在好多了，那么他还老是来我就闹明白了。天黑了，卢卡斯夫人还在外面种树。我读了一会儿《傲慢与偏见》，书的内容太老式。我觉得简·奥斯汀应该写点儿更现代的东西。

家里的狗原来长着和潘多拉同样颜色的眼睛。我妈剪短了狗的头毛后我才注意到这一点。剪的别提有多难看。虽说剪得难看，但卢卡斯先生和我妈还冲着狗直乐。就象王室的成员一样，狗遇事没法儿回嘴。

我打算早点儿上床，想想潘多拉，做做伸背活动。我已有两个星期没长个子了。照这样下去，我

准成侏儒。

假如粉刺还不消，星期六我一定去找医生看。人人都象这样盯着我瞧，我真没法活。

星期五 元月十六日

卢卡斯先生到我们家来，主动提出用他的车带我妈去购物。我在学校下了车。出了车我真高兴，因为车里又是欢笑又是烟气。路上我们看见卢卡斯夫人正拎着买回的大包大包的东西往回走。我妈朝她招手致意，可卢卡斯夫人没法儿招手还礼。

今天有地理课，我得以挨着潘多拉坐了整整一个小时。她出落得一天比一天漂亮。我跟她说她的眼睛和我家狗的眼睛一个样。她问那是条什么样的狗，我告诉她是条杂种狗。

我把自己的蓝色水彩笔借给潘多拉，她用笔绕着英伦诸岛着色。

我觉得她很欣赏这类小小的表示。

我今天开始读《物种起源》这本书，书没电视系列片那么好看。《皮肤保养》写得的确不错。我将书摊开放着，摊开之处讲的正是维生素。我希望我妈能领会其中的暗示。我把书摊放在厨房的餐桌上，紧挨烟灰缸，这样她不会看不见。

我和医生预约好了看粉刺。粉刺已呈紫色了。